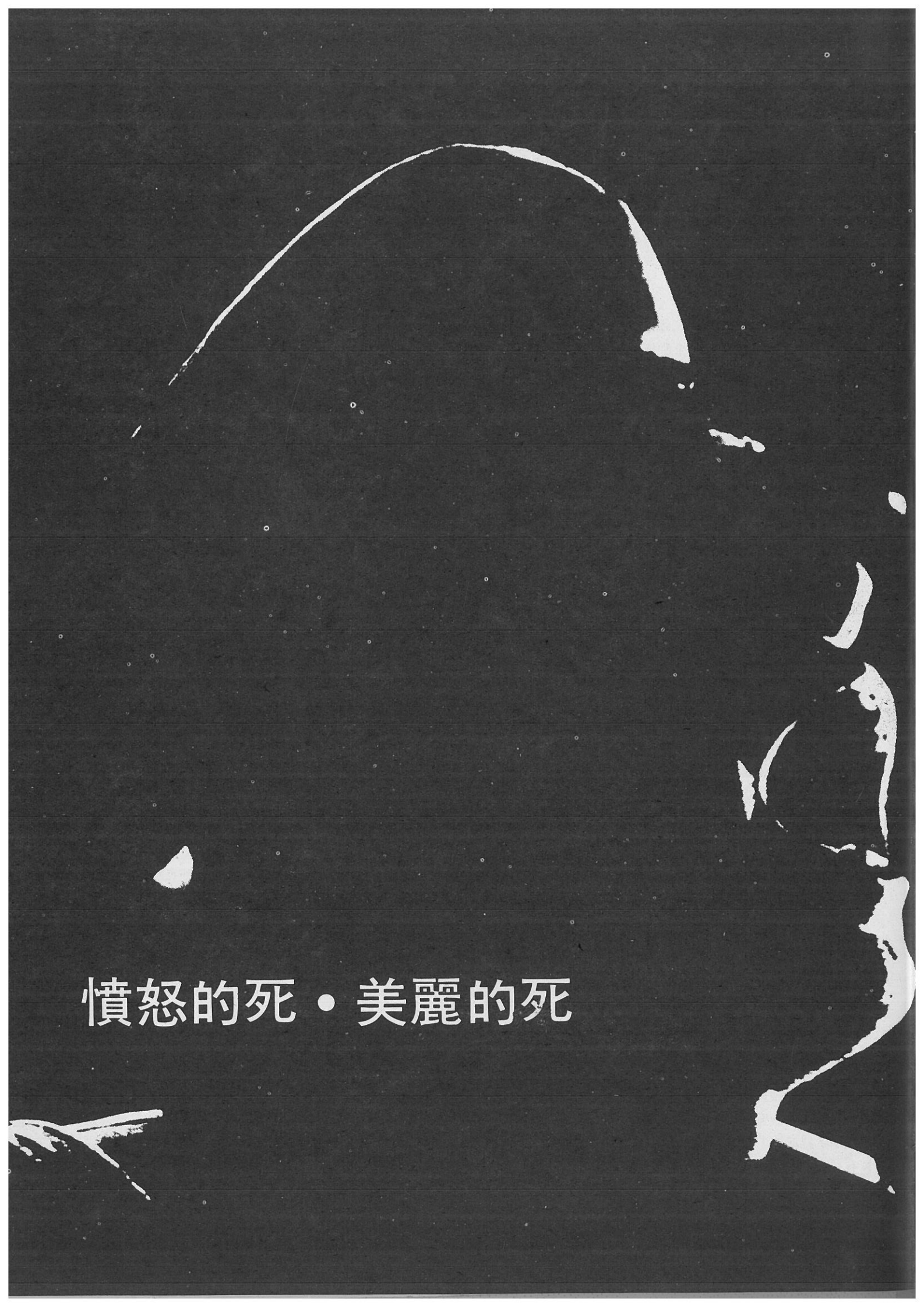


憤怒的死・美麗的死

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家大都是自殺以求解脫的，因此三島由紀夫的死並會給人太多的震驚，人們惋惜的毋寧是他那麼年輕就走向自殺之途。

櫻花在開得最絢爛的時候突然凋謝，似乎向日本人暗示，人在最好的時候，就該極美的死去。對死的衝動和渴望，自古以來即爲日本武士根深蒂固的品質，隨著軍國主義的敗亡，這種對死的衝動和渴望却被近代的日本作家所承襲。

根據日本水津謙二氏的研究，大凡自殺的作家都是屬於精神分裂病患者，水津氏收集三島晚年所發表的雜文和座談紀錄，發現三島具有「人聲幻聽」、「思考化聲」（聽見自己思考的聲音）、「思路弛緩」等症狀，此外，水津根據法國精神病學專家詹尼的「精神緊張的低落」概念，由三島的雜文及座談紀錄中屢次出現「靈魂衰亡」、「自己變成紙屑」、「本身將支離破碎」等表現，得知三島性格的變化與不安狀態，三島隨著症狀的進行，顯然也預感到不久的將來會發生「精神頹廢」，爲了逃避「靈魂衰亡」，他鍛鍊身體（參加劍道訓練班），製造假想敵人（共產黨），並將自己的危機投射到整個國家的危機上。

三島早在寫「假面的告自」（一九四九）時就感到精神和肉體隨時都充滿危機。有時感到極端幸福，有時又陷於憂鬱，他時常感到孤獨，他嫉妒平凡的青春，他認爲自己是二十五歲的老人……。一九五七年三島完成自己生平最滿意的作品「金閣寺」，他在這篇小說中，提示人生不僅具有爲生活奮鬥的能力，同時也具有破壞生活的魔力，跟「死」同樣的，人人在無意識中，這種力量也隨時在支配著人生。

對於健康的自由精神正趨向「衰亡」，他自己也束手無策，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只有拿自殺來「防止」它，他認爲芥川龍之介的自殺是由於對「未來茫然不安的緣故」由這點看，他自己的自殺，在本質上也同芥川一樣。三十七歲那年他曾說：「再過兩三年，我就四十歲了，想到比芥川長壽，就有點得意。自古以來的人類壽命，青銅時代是十八歲，羅馬時代是二十二歲，那時的天國充滿著美貌的年輕人，近來的天國景象却充滿醜陋，人生到了四十歲，大概對美麗的死亡就已絕望，不管死的方式如何，都是醜陋的，我只好無可奈何地活下去了。」

在三島寫完最後一部貫注生命的小說「豐饒之海」幾天前曾在飯桌上感慨地說：「我希望不要活過五十歲以上，西鄉隆盛死的那一年剛好五十歲，那是最大期限。」臨死前一週，又寫了一信給他的啓蒙老師說：「豐饒之海』將近尾聲，接下去該作什麼？這是對家人或出版社都不能談的。對我來說，這件工作完成後，就等於世界也終了；我曾經寫了一個故事，一個國王傾全力建築一座大廟，大廟建成那天，他也結束生命。這部小說對我來說，就等於那座大廟，一些一知半解的朋友給我不少批評，我實在忍受不住。……目前的政治可以說充滿虛僞和欺騙，表面看來和平，裏頭却憂延著癌症，眞正的日本已經受到漠視和蹂躪。在我看來，戰後的日本像個可憐的小寡婦，丈夫的權威已經失去，她只能委曲過活。比喻得過分些，如果有一個有辦法的男人來提攜她一把，她總會再度站起來的，因爲我實在不忍心看她逐漸衰老下去。每當外國人問起『日本人今後該怎麼辦？日本人會不會滅亡？』尤其被同樣日本人問起這句話，我更加無地自容……！」

從精神分裂病的情形來說，患者與「現實」的距離該是最重要的問題，水津氏和它爲「意識的變貌」，說得明白一點，設若一個正常人的意識爲A，而病態者的意識爲C的話，則兩者重疊的部份爲B；患者起初生存在A與C混合的世界裏，隨著病症的加重，B也就漸漸消失，到不知不覺地陷於頹廢與妄想的狀態中，這便是分裂病的最基本障礙——「喪失與現實的接觸」。

另一個日本人握谷哲男氏從三島的家語、生活史、性格、寫作史、思想、行動及所寫的小說、隨筆、戲劇方面展開分析，發現三島具有分裂性、自我顯示、偏執性、求死念頭等徵候。握谷氏更進一步發現，三島自幼年開始，便已不斷抗拒現實的自由交往，以致造成「對他人的委讓」與「向自我世界退縮」的性格，「自我顯示」和「奇死及轉生的憧憬」便是由此而來的。

其實一個優異的作家或藝術家，往往是與「病態」同在的，精神上的病態對通常人固然是一種阻礙，但對優異的藝術家却是珍貴的「創造因素」，它使藝術家焦躁不安，產生難以自抑的創作衝動，因此我們通常說一個作家或藝術家「神經不正常」，與其說是輕蔑，不如說是讚賞哩！

日本各作家舟橋聖一是三島由紀夫的知友，他在聽到三島切腹自殺時，語重心長的說：「三島君的死是一種憤怒的死，也是一種美的死。」還有最能理解三島的伊澤甲子麿先生也說：「如果他預先告訴我的話，我也一定跟他一道殉身的。」究竟「切腹」有那麼大的魅力嗎？相信從三島的小說「憂國」讀者大約可以尋找到問題的答案吧！

憂　國

昭和十一年二月廿八日（卽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發生後第三日）。服務於近衞輜重兵大隊的武山信二中尉，自事件發生以來，爲了他的親友加入叛軍的事而深深懊惱，也因這一事件將導致皇軍無法避免自相殘殺的情勢而感到痛憤。遂在四谷區靑葉町六番地的自宅，八張榻榻米房間內，用軍刀「切腹」自殺。麗子夫人也殉夫自盡了。中尉的遺書祇寫了一句「祝皇軍萬歲」。夫人的遺書則爲了自己先赴泉下的不孝向父母道歉，然後寫上「身爲軍人之妻，必然之日已到……」等語。這烈夫貞婦的結局，眞有使鬼神也爲之哭泣的氣慨。中尉僅享年三十一，夫人二十三。距離結婚典禮之日還沒超過半年。

二

曾經參加武山中尉結婚典禮的人不必說，連只看了新郎新娘紀念像片的人，都稱讚他倆的英俊和美麗，而且深深地發出感嘆。穿軍服的中尉用右手輕輕握住軍刀，用左手拿着脫下的軍帽，儼然以護衞新娘的姿勢站着，英氣凜凜，那濃厚的眉毛和睜大的眼瞳，也都顯出一個靑年的純潔和果斷。新娘穿着白褲襠第七頁袖口露出的握着扇子的手指，又纖細又整齊，很像葫蘆花的蓓蕾。

他倆自盡後，人人都時常拿出這幅照片來凝望，然後慨嘆地說：這種完整無缺的結合，多麼容易藏着不吉的預兆呢。在事變後來看，這似乎是出於無可奈何的結果，站在金屛風前的新郎和新娘，好像都以那明亮晶瑩的眸子，看透了接近他們的死底影子呵。

他倆在媒人尾關中將的幫忙下，把新房設於四谷靑葉町。說新房，却僅有一個小庭院及舊陋的三間房子。因爲樓下的六張和四張榻榻米兩個房間陽光照不到，才把樓上的八張榻榻米房間做爲寢室兼客廳。不雇下女，由麗子自任管家。

爲了適應非常時期，新婚旅行也省略了。他倆就在這個屋子渡過第一夜。入寢之前，信二把軍刀放在膝前，做了一些軍人式的訓誡，並問她說：做軍人的妻子，任何場合對丈夫的死都必須有所覺悟。這事或許明天或後天到來也說不定。但不管何時來到，對於那個時候，是否持有絕不慌張的覺悟？等他一說完，麗子隨卽站了起來，打開衣櫥的抽屜，拿出母親送給她做爲最重要嫁粧的一把短劍，仿傚丈夫，默然地放在自己的膝前。就這樣，完全的默契便成立了。中尉不再有第二次向他的妻子試探覺悟等等的事。

結婚幾個月後，麗子的美艷愈被磨亮，有如雨後的月那麼淸明。

他倆都擁有眞正健康而年輕的肉體，因而他們的情愛也是激烈的。不僅是晚間，卽使是演習歸來的時候，連脫掉蒙有塵埃的軍服也迫不及待地，就把新娘當場推倒，這事已不知有多少次了，麗子也很能應和他的這種熱情。從最初之夜開始不到一個月時間，麗子已深深感知了歡悅，中尉也知道她的歡悅而快活極了。麗子的身體又白嫩又莊嚴，那豐盈的乳房，似乎顯示着不可侵犯的純潔。但一度容納了之後，便成爲堆滿溫暖的鳥窩。他們在床舖裡非常嚴肅而認眞，在逐漸強烈的狂態進行中，也極爲認眞。

白天，中尉在訓練的小憩之間就想到麗子，麗子更終日追着丈夫的面貌，只要一個人留在家裡，看看婚禮時的照片便可確認她的幸福。麗子對于僅僅數個月前不過是一個路旁的陌生男人，而現在變成她全世界的太陽這件事，已經一點兒也不感到奇異了。

這些事都順應道德，也符合敎育勅語裡「夫婦相和」的訓誡。麗子未曾對丈夫還過一次嘴，中尉更未發現過叱責妻子的任何理由。在樓下的神龕裡，供奉着皇太神宮的神符和天皇、皇后兩陛下的玉照。每天早晨上班之前，中尉必須和妻子一起在神龕前深深地鞠躬禮拜。供奉的水必須每天掉換，楊桐的枝葉常常新鮮而光潤。這個世界一切都被嚴肅的神守護着，而到處充溢着有如身心不斷在抖擻那樣的快樂。

三

雖然齋藤內府的官邸就在附近，但二月廿六日早晨，他倆都未聽到槍聲。只是，十分鐘的慘劇完了以後，在雪天拂曉的薄明裡，吹響的集合喇叭驚醒了中尉的睡眠。中尉跳了起來，默默地穿好軍服，佩上麗子遞給他的軍刀，向還沒天亮的雪地奔出去。從此一直到廿八日的黃昏仍未回家。

不久，麗子聽到收音機的時事報告，才知道這一次突發事件的全貌。在這二天的長時期裡，麗子一個人緊閉着門，過着眞正肅穆的生活。

麗子已經在雪晨默然奔出去的中尉臉上看出赴死的意志。假使丈夫從此不能歸來，她已決定追隨他，因而悄悄地整理了身邊的東西，幾套會客用的衣服將贈給同學做紀念，便分別在包裝紙上寫上收件人的名字。不要

去想明天——這是丈夫平常的教訓所以從沒寫過日記的麗子，竟沒有可以回讀數月來經過的幸福記述，而把日記投入火燒的快慰。收音機旁邊放着小狗、小白兎或松鼠、熊、狐狸等小型陶製玩具，和一些玲瓏小巧的壺或水瓶，這些都是麗子喜歡蒐集的唯一的東西。這些東西想送給人家也沒有用，特意把它放進棺木裡也沒意思。看起來這些小動物們的臉色，似乎泛出毫無目標，且無所依靠的表情來了。

麗子拿起裡面的一個松鼠放在掌上，透過自己這種有如小孩的熱愛，遙望着丈夫所表現的有如太陽般的大義。她自己很高興被那閃耀的太陽的車輪拉去赴死。雖然還有幾個鐘頭可以一個人沈醉在這種天眞的熱愛裡，但是自己眞正熱愛的那些已經過去了。現在祇是愛着曾經愛過的追憶而已。心裡充沛着更激烈、更如瘋狂一般的幸福。……然而，麗子却從未以快樂的名字，稱呼過只要回想起來就會心跳的那些日以繼夜的肉體上的歡悅。她那美麗的手指，在寒冷的二月，保持着像陶製的松鼠那樣冰冷的感觸。但這個時候，若回想到中尉健壯的手臂伸過來的瞬間，麗子便覺得整整齊齊地穿在身上的銘仙絲綢和服的花帶下面，有如融解冰雪那麼熱燙燙的果肉的一種濕潤。

浮現在腦裡的死毫不可怕。丈夫現在所感覺的、所思考的那些悲嘆、那些苦惱、那些一切的考驗，應該回響到留守在家的麗子的心身來；而使她認定確實會跟他的肉體一樣地把自己也拉去舒適的死。她覺得丈夫的那些無論任何思想的碎片，也都會很容易地使她的身體融解掉。

這樣，麗子細聽着收音機時時刻刻的報導，知道了幾個丈夫的親友的名字，也參雜在舉事的人名之中。那些都是死亡的報導，都將逐漸變成無可逃脫的事態。而且不知道何時聖詔會下來，這次事變起初被視爲是維新，然後逐漸被認做叛亂，冠以國賊的汚名，這些都已詳細地收聽到了。但從隊部仍無任何連繫。在殘留雪片的市內，不知何時要開始戰爭呢。

廿八日的黃昏時候，麗子才以一種異樣的心情聽着劇烈的叩敲正門的聲音。她走過去，用抖顫的手拿起鑰匙開門。磨砂玻璃那邊的影子，雖沒講話，但她已知道那是丈夫。麗子從未曾感到打開這扇正門的鑰匙會如此慢吞吞的，這隻鑰匙竟會這樣背叛了她的手，使她感到開門既不如意又不簡單。

門一打開，用卡其外套包裹着身體的中尉，馬上把拖着雪泥的笨重的長筒靴，踏進了門裡的水泥地；隨之把門關上，自己用手掛上鑰匙。麗子不曉得爲甚麼他要那樣做。

「你回來了。」

麗子深深地鞠着躬說。但中尉不回答。看他拿掉軍刀準備脫下外套，麗子便轉到他的背後幫忙。她接到的外套冰冷又濕潤，而且已失去了日光下蒸昇的馬糞般的臭味，重重地附在麗子的臂上。她把外套掛在衣架上，用衣袖托着軍刀和皮佩帶，就跟隨脫去長筒靴的丈夫進入房間。那是樓下的六張榻榻米房。

在電燈下看見丈夫的臉被長長的鬍子覆蓋着，好像是陌生的人。他那稍瘦的臉頰已失去光澤及豐盈。平常他高興的時候，一回來換了衣服就催促她要吃晚飯。但今天却依然穿着軍服，盤腿坐在飯桌前低垂着頭。麗子遂不敢問他要否準備晚飯的事。

過了一些時候，中尉才說：

「我眞不知道。他們都不邀我……。或許同情我還是新婚的身份吧。加納、本間、野口都一樣。」

麗子想起了丈夫的親友，常常到這個家來玩的那些健壯無比的青年軍官。

「聖詔大概明天就會下來了。他們必被冠上叛軍的汚名哩。要我指揮部屬去討伐他們嗎……。我不會，我絕不會那樣做。」

接着又說：

「我現在是奉令交代了警備的任務，准我回家過一個晚上。明早必定



排成圓形的陶製小動物，麗子伸手抓了其中一隻松鼠。

會被派去討伐他們的。我絕不會那樣做呵，麗子。」

麗子垂下眼睛端坐着。她很了解丈夫，雖然未將死亡講出口，但中尉的內心已有所決定了。他所講出來的話都根據死亡。爲了那黑色而堅固的根據，語言就顯出不可動搖的力量。中尉雖儘講着懊惱，但事實上心裡毫無一點躊躇。

就這樣，時間沈默的過程，似有融雪的溪流那麼清冽。中尉經過二天長久的懊惱之後，回家跟美麗的妻子對坐，才感到精神上的安慰。雖然不講出口，也知道了妻子已察覺他言外之意的精神準備。

「好嗎？」中尉睜大了那已數夜不眠却仍勇武澄清的眼睛，而從正面看清妻子的明眸。

「我今晚要『切腹』。」

麗子的眼神毫無畏縮和動搖。

她那橢圓型的眼睛顯示着鈴聲一般的張力，而說：

「我早有覺悟了。請准我隨從你。」

中尉感到她眼睛的張力有一種抑壓的力量。他不知道爲甚麼像這種重大的許諾，會採用如此輕鬆的表現，被她用有如囈語般流利的語言講出來。

「好吧，一起去吧，可是我要妳先看準了我的『切腹』，好嗎？」

這樣講完了之後，他倆的心慮似乎都被解放了，突然湧上油然的喜氣來。

麗子深受丈夫所寄的這種莫大的信賴所感動。以中尉來說，他的死不管有任何阻碍都不能失敗。因此必須有一個看準他死的人。爲了這個，他選擇妻子是對她表示的第一個信賴。

約定一同赴死，而不先殺死妻子，把妻子的死放在自己確認的未來，這是第二個最大的信賴。假使中尉是個疑心較重的人，便會挑選像一般的殉情那樣，先殺死妻子的方法吧。

中尉對麗子能在這種重要場面，毫無停滯地發出「隨從你」這一句話，感到這是從新婚之夜以來，自己領導麗子的偉大教育的成果。這個想法給了中尉一些自恃的安慰。但他並不敢想像這是由于愛情使其自然發出的語言，因爲他不是那種懶惰而自大的丈夫。

一種喜悅很自然地湧起在他倆的胸中，於是彼此相看的臉又自然地微笑了，麗子覺得就像新婚之夜的再次來臨。

目前並沒有痛苦與死亡的掙扎，只有自由正如廣闊的原野開展在面前

「洗澡水熱了，要進去嗎？」

「好吧。」

「晚飯呢？」

講這些很平淡的家常話，差一點使中尉陷入了錯覺。

「不要吃飯啦，把酒燙熱等我好嗎？」

「好的。」

麗子站起來去拿丈夫洗澡後穿的便衣棉袍時，故意讓丈夫留意到她所打開的抽屜。中尉站着窺見衣櫥的抽屜。他看到被整理好的包裝紙上寫着一個個遺物收件人的名字，她這種堅毅的決心，中尉看了不但沒有一點悲哀，心裏反而充滿着甜美的情緒；好像年輕而天眞的妻子喜歡把買來的東西展示給丈夫看看那樣，中尉覺得她的可愛，遂從她的背後擁抱了她，吻了她的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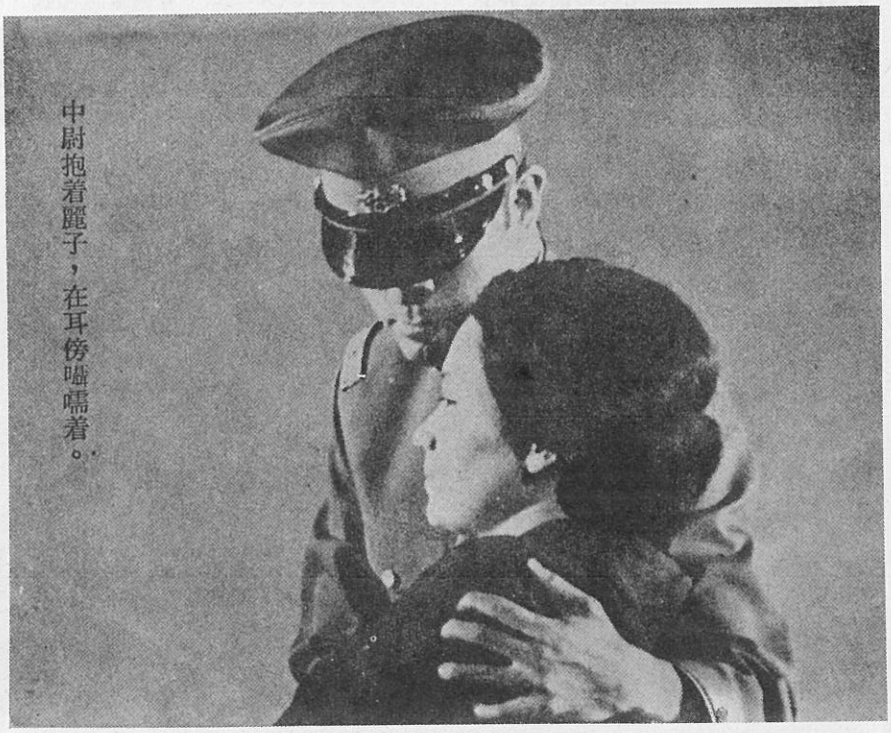
麗子的頸項觸及中尉的鬍髭所感到的刺癢不僅是現實的，以今晚的麗子來說，更領悟了這個現實的眞實感，尤其想到這種感覺不久便會喪失時，便又覺得它是非常的新鮮。每一瞬間都活生生的生出力量，遍體環繞着新鮮的醒悟。麗子用穿着白布襪子的足尖使勁站着，從背後接受丈夫的愛撫。

「洗澡之後，再喝酒，喝過酒……，好嗎？在樓上把被舖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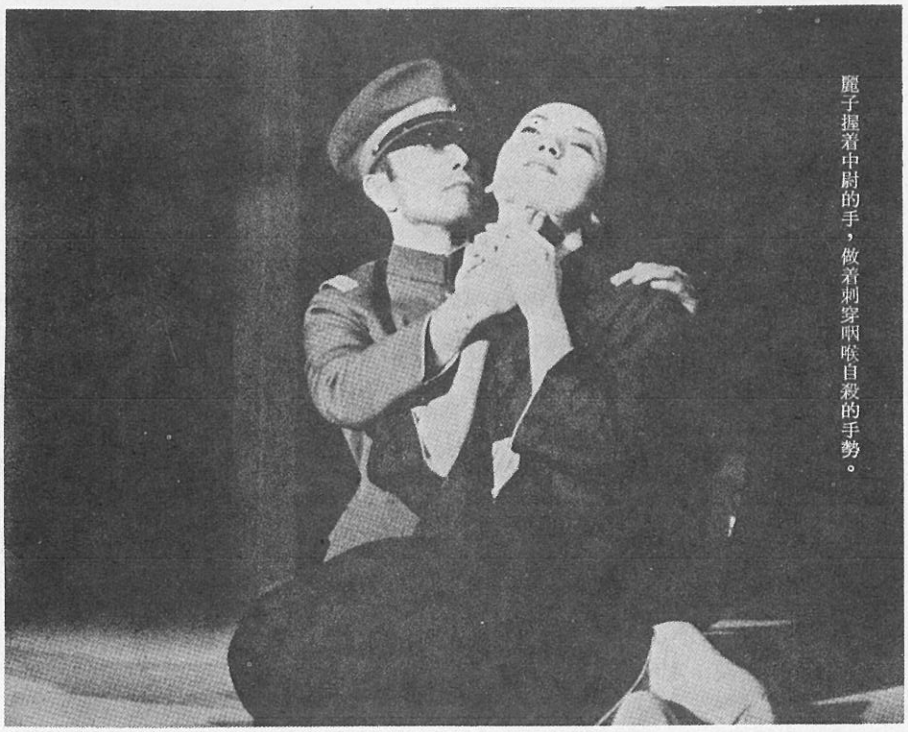
中尉在妻子的耳邊說，麗子點了點頭。

中尉粗暴地脫去軍服，走進浴室。聽着遠方濺瀑的熱水的聲音；麗子才下了廚房，看了看火爐的火勢，然後準備燙酒。

當她拿着棉袍和內衣去浴室，問他水的熱度是否適合時，看見中尉正盤腿坐在昇泛的蒸氣中刮着鬍子。他



中尉抱着麗子，在耳傍嘀嘀着。



麗子握着中尉的手，做着刺穿咽喉自殺的手勢。

那結實的背後的筋肉，隨着手臂的移動而機敏地搐動着。

在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時間。麗子忙着臨時去做菜。手不發抖，做事也比平常的動作敏捷而順利。儘管如此，有時一種不可思議的鼓動會走過胸脯，有如遠方的閃光強烈地走過而消逝。但其他都與平時一樣，毫無一點異常。

在浴室裡的中尉，一邊刮着鬍子一邊感到被熱水溫暖了的軀體，完全治癒了那無可奈何的苦惱和疲勞；在死亡的面前充滿着愉快的期待。隱約聽到妻子忙於做菜的聲音，於是遺忘了的過去兩天的健康的慾，遂抬起頭來了。

中尉相信他倆決心要死的欣喜裏，毫無挾雜着不純的東西。現在，雖然兩個人都未有顯明的意識，但感覺到有一種快樂是別人所不能知道的，那是沒一分間隙的大義與神威完美的道德守護着的快樂，在兩個人互相交換的視線裏，看到對方眼瞳裏的正當的死亡。他們好像已經被誰也無法打破的鐵壁包圍着，或者可以說，被任何人的指頭所不能觸及的美與正義覆蓋着。所以中尉在自己肉體的慾望與愛國的至情之間，不但毫不曾感到相撞的矛盾，反倒發現了二者有其一致的心情。

中尉伸長脖子，向着黑而又有裂痕的容易被蒸氣弄得模糊的壁鏡，細心地刮着鬍子。這個臉就這樣將變成死人的臉，因此絕不能留有一點難看的地方。刮過的臉看來既年輕又光亮，使黑暗的鏡子也明亮起來了。這樣爽而又健康的臉和死的連結，或會令人感到瀟洒的。

這個臉就這樣將變成死人的臉！這張臉似乎已離開了中尉，而成爲掛在死亡軍人的紀念碑上的臉。他試着閉上眼，一切已被黑暗包圍，就像沒有視覺的人一樣。

從浴室出來，中尉的臉發着光亮。他盤腿坐在熾旺的火爐旁邊，知道麗子的煩忙的一刻中已粧修了容貌，兩頰上有如鮮花的躍動，嘴唇也柔潤了起來，沒一點悲傷的影子，看到她這樣堅強貞烈的性格，使他感到眞正選擇了一位合適的妻子。

中尉喝乾了酒，把酒杯交給麗子。未曾喝過酒的麗子，仍很順從，慢慢地把酒杯拿到嘴邊。

「到這裏來吧。」中尉說。

麗子移膝到中尉的旁邊，側着身體接受擁抱。她的心胸裏面開始發抖，無比悲哀的情緒與喜悅，像混合在烈酒裏，激烈的波動着。中尉俯視妻子的臉，想着這是自己在這世界最後一次能看見的人的臉，是女人的臉。有如旅人依戀着不能再來的土地的風光，中尉以那樣的眼神仔細地檢點着妻子的臉。這個永遠看不厭的美麗的臉很整齊，不冷漠，嘴唇具有柔軟的力量輕輕地閉着。他很自然地吻了那兩瓣嘴唇。不久，他看見她的臉雖然未曾因哭泣而歪醜，但在長長的眼睫下有長長的淚水閃爍着。

中尉催促她一起上二樓的寢室時，她說要洗最後一次澡。於是中尉一個人上樓，進入被瓦斯爐溫暖了的寢室，張開手脚在棉被上橫臥。他這樣等候妻子進來的這段時間，也與平常毫無異樣。

他用手墊在頭底下，望着枱燈的光線照不到的天花板。現在他正在等死嗎？抑或等待狂歡的官能的快樂？似乎這些都在重疊着，感到肉體的慾望向着死亡駛去。不管怎樣，中尉從未曾感到這種渾身的自由呢。

窗外有汽車的響聲，那是輪胎輾過路邊殘雪的軋　聲，喇叭聲也從附近的牆壁反響過來。……聽着那些聲音，就覺得這裏是匆忙繁雜的社會潮流中一座屹立的孤島。自己所憂慮的國家在這房屋周圍展露着雜然的氣氛，現在要把身軀獻給這個國家，但自己願以生命死諫的這個巨大的國家，到底對於自己的死能給上一瞥的回顧嗎？然而這些都不是問題。這裏該是不華麗的戰場，不能顯示功勳的戰場，是靈魂的最前線。

中尉聽到麗子上樓的脚步聲，古老的家斜急的樓梯的響聲是令人懷念的聲音。他橫臥在床上聽這甜美的響聲已不知有多少次了。想到今後不能

再聽到這響聲時，就把所有的聽覺，集中在她那柔嫩的脚掌所發出的聲音上，讓聲音充滿這一刻貴重的時間，於是時間有如寶石般散發了光輝。

麗子穿的浴衣，用名古屋衣帶扣着。那條帶子的彩紅，在薄明裏却呈露着墨色。等到中尉的手去摸它，加上麗子的手本身的幫助，帶子終於搖晃着墜落在榻榻米上。就這樣，想擁抱依然披着浴衣的她，中尉伸出雙手插進妻子的兩腋，刹那間，手指頭被她腋下溫柔的肌肉挾住，從指尖傳來的感觸，使他的全身開始燃燒了起來。

他倆在火爐前的光明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裸體。

雖然沒有講出話來，但爲了最後的一次交歡而有一種不同的情緒，沸騰在他倆的身軀以及騷動的胸部。這「最後的一次交歡」幾個字，像被用一枝看不見的墨筆，遍寫在他倆的全身。

中尉激烈地擁抱年輕的妻子而吻着她。他倆的舌尖在對方圓滑的嘴唇裏互相探測，却還沒探到死亡痛苦的徵兆。有如鍊鋼的灼熱，紅紅的感覺佔據了他們。而還沒感到的死亡的痛苦，尚在遙遠的死亡的痛苦，像在提鍊着他們的快感。

「欣賞妳的身體，這是最後一次了。讓我仔細看看。」

中尉一面說着，一面調整枱燈的花罩傾向一方，使光線伸延到橫臥着的麗子身上。

麗子閉上眼睛橫臥着，低垂的光線讓他很清楚地看到嚴肅而白嫩的肉體的起伏。中尉由於他那稍爲利己的心境，可以倖免目擊這個美麗肉體的崩毀而感到無限的喜悅。

中尉慢慢地把這幅難忘的風景攝入心上。用手撫弄着她的長髮，又用另一隻手緩緩地摸觸她那美麗的臉頰。並在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逐一吻了下去。

從她那正如富士山一樣冷靜的前額，到微長的眉毛下被濃厚的睫毛保護着的閉上的双眼，整齊的鼻型，端正而厚度適當的嘴唇的間隙，微微窺見的白牙齒，豐滿的臉頰，以及伶俐的小額，……這些都使他想像到極其華麗的遺容。中尉遂情不自禁地，在她那即將自刺的嫩白的喉頭，屢次給以強烈的吮吻，而留下了紅紅的鬱血的痕跡。他又回到她的嘴唇，把它輕輕壓住，用自己的嘴唇在她的嘴唇上，有如飄蕩的輕舟般搖動。閉上眼睛，世界已經變成一個搖籃了。

中尉的嘴唇很忠實地描繪了他所看過的地方。那高高地呼吸着的乳房，就像山櫻的蓓蕾般的乳頭，被含在中尉的嘴裏硬了起來。從胸部的兩腋流瀉下來的兩隻美麗的胳膊到手腕之間，由渾圓而逐漸變得細小。那逐漸細小的巧緻姿勢的頂端，就是婚禮時曾經握過扇子的纖細的手指，在中尉的嘴唇之前，每一隻手指都羞怯的分別沒入手指的陰翳裏去。……從胸部到腹部，那天賦的線條柔軟且自然地窪陷下去，從此擴展到腰部就逐漸變成豐盈的曲線，但沒有一點鬆弛的樣子，眞正顯示着正常肉體的規則。距離光線較遠的腹部及腰部的白色豐潤，很像盈溢在大碗裏的乳汁。格外凹入的肚臍，又像一滴雨水剛剛留下強烈的穿孔，留着新鮮的痕跡。收集濃濃影子的地方有嫩毛的溫和及敏感的叢聚。有如燒焦了的高貴花香，現在已遍及不能靜止的身軀，隨着不斷的搖動，在那周圍逐漸濃烈了起來。

於是，麗子以極不穩定的聲音說

「讓我……也讓我看一看，最後一次——。」像這樣強烈正當的要求，從未曾由妻子的口裏洩漏過。中尉知道這是她壓抑到最後的謙虛不由然而逆流出來的語言，所以很樂意地橫臥，把身體交給了她。她那白色飄蕩的肉體優美地爬了起來，而意圖還給他剛才向她所做的那些可愛的願望，已顯得熱烘烘的。她伸出纖白的手，用兩隻手指，把俯仰着看她的中尉的眼睛輕輕按撫，使他閉上眼睛。

麗子的臉頰紅得發燒，在難以壓抑的疼愛的情緒下，遂把中尉的頭緊緊地抱了起來。中尉的短髮刺痛了她的乳房，高高的鼻子也冷冷地陷入她的乳房。丈夫的呼吸又是熱蕩蕩的。

她又把他放得遠一點，仔細看着他那英俊的臉孔。英氣凜凜的眉毛，閉上的眼睛，秀挺的鼻樑，美而有規律地閉着的嘴，……剛刮過之後照射燈光發青的臉頰。麗子逐一吻了它們。再向粗大的頸項，向強壯的肩膀，向就像兩張盾牌拼合起來那樣充滿着張力的胸部和樺木色的乳頭吻了又吻。由于胸脯的筋肉照出來的影子，映在兩隻胳膊的肢窩，甜美暗鬱的香氣漂流在繁茂的毛邊，而在香氣裡似乎籠罩着青年之死的實感。中尉的肌膚放出有如麥田一般的光輝，全身筋肉的隆起露出顯明的輪廓，在腹筋的筋肉下集成有規矩的臍窩。麗子看看丈夫這種年輕緊密的腹部，毛茸茸的謙虛被旺盛的毛覆蓋着的地方，想到這個地方即將會被軍刀切開的慘酷情景，眞是哀憐萬分，遂哭伏在那兒吻個不停。

中尉橫臥着承受妻子的眼淚，淚水灑在自己腹部的感觸，越使他對于切腹的痛苦無論如何劇烈，也得忍耐的決心更形堅定。

經過這些歷程，他倆不知吟味了多少至高無上的歡樂，已不必說了。中尉勇敢地翻身過來，把耽於悲哀和淚水而精疲力盡的妻子的身體，用滿身的臂力抱緊，隨即像狂亂了似地，互相磨擦左右的臉頰。麗子的身體開始發抖了，終于把兩個汗濕的胸脯，像永不分離似的貼得緊緊的，以兩個美麗的肉體合成一體。就在無意中麗子喊叫起來，像從高處一下子墜落於無底深淵，又從深淵忽獲得了羽翼，眼花撩亂地飛翔到高處。中尉則像長

驅前進的聯隊旗手那麼喘着氣。……而一個循環過了，忽又充滿了情意，仍然再相偕駛去，毫不疲勞的樣子，一口氣攀上頂峯。

四

經過了很久，中尉才離開她。但這不是已厭煩了的緣故，而是怕將減退了「切腹」所需要的堅強力量。又怕過於貪戀，會損壞了最後一次甜美的回憶。

中尉堅決地起身時，麗子也像平常一樣溫順地服從了。他倆仍然以赤裸的身軀，只互相纏繞着手指仰臥在那裡，安靜地凝視着天花板。汗流也瞬間停住，但火爐的熱度很高，毫不覺得寒冷。這地方的夜森嚴而安靜，車輛的聲音也沒有了。四谷車站附近國營電車的響聲也只廻響於城外的壕溝，且被赤坂離宮的密林遮斷，不響到這兒來。在這東京的同一個地區，現在竟有分裂雙方的皇軍正在對峙着，眞是不能令人相信。

他倆仍感到內部的燃燒，深深回憶着剛才玩味過的無上快樂，回憶着剛才每一瞬間每一刹那不斷接吻的味道，肌膚的感觸，以及眼花撩亂的每一場面的快感。可是，在幽暗的天花板上，已經有死的臉孔映照着。那些已經是最後的歡悅，永不會再回到他們的身上來了。

或許今後會有永生的機會，但也不再能達到那樣高峯的歡樂，這是確實的，他倆都那麼想着。

指尖纏繞在一起的感觸就會消失，現在仰視着的天花板的花紋，也會消失。感到死亡已逐漸緊迫地接近時，不要讓時間往後延，該勇敢地站起來抓緊它。

「開始準備吧」。

中尉說。這一句話的含意，含有毅然決然的韻律。但却使麗子感到這是丈夫對她所說的話之中，最溫柔體貼的一句話。

一起身，就有繁忙的工作等待着他們。

雖然中尉從沒幫忙過收拾床鋪的工作，但現在他却很輕快地打開壁櫥的紙門，親自把棉被收進去。

關熄了瓦斯爐的火，把枱燈也收妥後，這一個被麗子在中尉未回來以前清掃過的整齊的八蓆大的房子，除了角上一個紫檀桌子之外，與平常歡迎賓客來時的情形沒有什麼兩樣了。

「不知在這兒喝過多少次酒呢。跟加納、本間、野口他們……。」

「是麼，大家都痛痛快快，很能喝。」

「不久就能跟他們在那個世界見面了，他們看我帶妳一起來，一定又會取笑吧。」

下樓時，中尉又回頭看看燈光閃亮而清潔的這個房子。回想在此喝過酒，取過鬧，誇耀過年輕和天眞的那些軍官的臉龐。眞沒有想到今天自己會在這裡切腹呢。

到了樓下的房間，他倆夫婦就像流水那樣淡淡地各自從事自己的事。中尉去厠所，又去浴室沐浴潔身。這時麗子收拾了中尉的便衣棉袍，再將成套的軍服和新的六尺白布放在浴室，又把準備寫遺書的白毛紙排在桌上，打開硯盒蓋子磨墨。遺書的文句早已想妥了。

麗子的指尖壓住墨條上冷冷的金箔，硯裡的海忽然有如擴張的黑雲被染黑。她只是反覆磨墨的動作而一心地想，這種指尖的壓力，墨條來回的輕微的聲音，都不是爲了死。直到眞正死的形態出現以前，這些動作只是爲了分割平淡時間的日常工作而已。可是，隨着磨墨的動作增加的圓滑的墨汁之感觸，和逐漸濃厚起來的墨汁的氣味，像滲雜着無可言喻的幽香散發起來。

在赤裸的身上穿着整整齊齊的軍服，中尉從浴室走出來。默默地到桌前正襟而坐，拿起毛筆，看看白紙，一下子躊躇了起來。

麗子拿着潔白的衣服去浴室，潔過身，淡淡地化了粧之後，穿上潔白的一身出來時，已經看到燈下的白毛紙上，寫好了墨痕鮮明的遺書，只有寥寥幾個字。

「皇軍萬歲　陸軍中尉武山信二」

麗子坐在對面寫遺書的時候，中尉仍然默默的以認眞的臉容，凝視着妻子那揮着筆的纖白而端正的手指的動作。

中尉帶着軍刀，麗子在潔白的衣服帶子裡插着懷劍，拿着遺書，齊排在神龕前默禱之後，捻熄了樓下所有的電燈。上樓的時候。中尉看到妻子隨在他的後面俯伏着臉，一步一步上樓的潔白的姿容之美，逐不知不覺地睜大了眼睛。

把遺書放在客廳掛字幅的地方。而壁上所掛的條幅應該拿掉嗎？這字幅是做媒的尾關中將寫的「至誠」二字。如果被血濺汚了，中將一定會原諒的吧。於是決定不把它拿下來。

中尉背着客廳的中央支柱屈膝端坐，把軍刀放在膝前。

麗子則在隔他一張榻榻米的地方端坐。因爲她一身都是潔白的，所以塗在嘴唇的口紅看起來特別艷麗。

他倆隔着一張榻榻米對坐，互相交換視線。中尉的膝前有軍刀。看到軍刀使麗子想起結婚初夜的情景，一抹悲哀的情緒，從心裡湧了上來。中尉壓抑着感情用嚴肅的聲音說：

「沒有人在旁邊幫助，所以我想要割深一點。也許會很難看，但不要害怕。無論如何，死這種事看上去都是很害怕的。可是，絕不要灰心喪膽，好嗎？」

「是！」

麗子輕輕地點了點頭。

看着她那潔白而溫柔的風情，使面臨死亡的中尉品味着不可思議的陶醉。現在開始要做從沒有給妻子看過的軍人份內應有的行爲。需要有與戰場的決戰相等的覺悟，具備與戰場同

等同質的死亡。現在，就是要給妻子欣賞戰死沙場的樣子。

中尉耽於剎那間的幻想。在戰場孤獨的死亡和眼前的美麗的妻子，脚踏在這兩個次元上，實現了不可能共同存在的兩件事情；注入即將要死的感覺裡，有一種無可比喻的甜美。這種感觸才叫做「至高無上的幸福」吧。讓妻子的美目看着自己赴死，有如死亡的當中吹來了芳香的微風，這裡被允許的是甚麼呢。好像被允許於他人所不知的境地裡，有種特別的權限似的，就在眼前的妻子那新娘一樣的潔白的美姿裡，看到自己所愛，以及所願獻身的皇家或國家、軍旗。一種華美的幻想，重叠在眼前妻子的純潔和美麗之中。無論從何處、從多遠，都不斷地以那清爽的眼光看守着自己的存在。

麗子也感到將赴死途的丈夫勇偉的容姿是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媲美的。很合身的軍服，凛凛的眉毛和緊緊拼合的嘴唇，表露着男人至上的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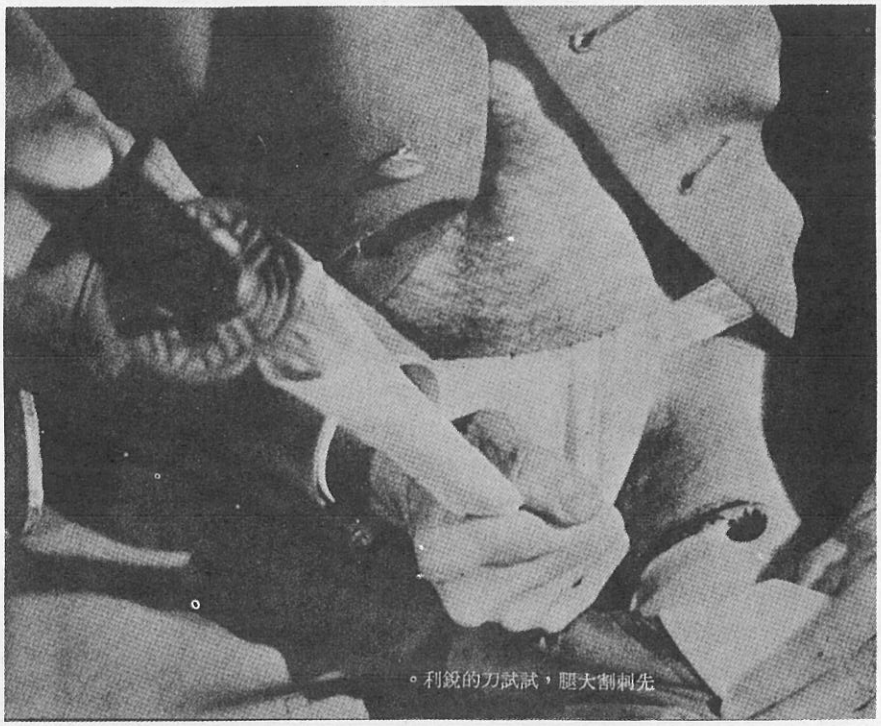
「那麼，開始吧」。

中尉終于說了。麗子伏在榻榻米上行了最深的鞠躬，但怎麼也抬不起頭來。心想不要讓淚水弄髒了化粧，但淚水却流個不停。

好不容易才抬起頭來，那時隔着已被淚水朦朧化了的視線，看到已經拔出軍刀，在刀身留着五、六寸刀尖正在纏繞白布的丈夫。

把纏好白布的軍刀放在膝前，中尉就盤腿坐了下來，解開軍服的襟釦。他的眼睛已不看妻子，慢慢地一個又一個解開黃銅鈕釦。先露出淺黑的胸脯，再顯出腹部。又解開皮帶的金屬釦和褲子的鈕釦，露出六尺長兜襠布的純白。中尉更把褲子掀開，拉下兜襠布，用右手握住軍刀纏有白布的把手，就這樣俯下眼睛，看看自己的腹部，用左手揉軟下腹。

中尉想試試刀刃銳利的程度，於



。利銳的刀試試，腿大割刺先

是摺起左方的褲子露出大腿，用刀刃輕輕滑了一下。忽然血噴了出來，成爲數條的血絲在亮光裡，閃耀着流向股間去。

第一次看到丈夫的血，麗子的心由於恐怖而開始跳動。她看看丈夫的臉，看到中尉冷靜地凝視着血。一種姑息的放心，使她嘗着暫時的安慰。

這時，中尉用鷹鳥似的眼神，急劇地凝視了妻子，然後就把軍刀拿到前面，稍爲抬起腰部，像要上半身壓住刀尖那樣，由于軍服特別仰高的肩膀，可以窺知他正在使用全身的體力。中尉想一股勁深深的刺進左側腹部，銳利的一聲吼叫，貫穿了寂靜的閨間。

中尉費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但却感到似被人用粗大的鐵棒痛打了側腹似的，剎那間，頭昏沉沉的，不知道是發生了甚麼，用白布纏繞露出五、六寸的刀刃已全部沒入肉體裡，而拳頭握緊的白布已密接着腹部。

再恢復意識時，中尉切實確認了刀刃已貫穿過腹膜，感覺呼吸困難，心臟跳動得很厲害。不像是在自己的內部，却像在遙遠的深處裂開地殼，流出熱燙燙的熔岩一般，感到無比的劇痛捲了上來。那股劇痛又以非常的速度忽然接近來，因此中尉在不知不覺中像要開始呻吟，但仍咬着嘴唇，動也不動地忍耐着。

「切腹」就是這樣子嗎？中尉朦朧地想着；那是天崩地裂，世界急速地在旋轉那樣荒謬的感覺。刀刃未割進腹部以前，他那麼鞏固的意志和勇氣，現在却變成細小的一條鋼絲。若不一心一意依靠這條鋼絲，好像就會失敗似的那麼感到很不安。握刀的拳頭又開始會溜滑，這才使他看到拳頭和白布都染了血，兜襠布也早染紅了。而在這非常的痛苦裡，還能看得見一切的東西，多麼奇異啊。

中尉把軍刀刺進左側腹，他的臉孔像似垂幕般失去血色的時候，麗子正一心地抑壓着想走去扶起丈夫的心情，她以堅決的意志忍耐着這種衝動，無論如何，必須看守着他，看到最後。這是丈夫賦與她的神聖任務。隔着一張榻榻米的那邊，緊咬住下嘴唇忍耐着痛苦的丈夫的臉，很明顯地浮現在眼前，那些痛苦眞沒有一點漏洞，很正確的，使麗子本身想不到任何



可救的方法。

丈夫的臉上亮着流不停的汗球，中尉閉上眼睛，又試着睜開。那對眼睛已失去了平常的光輝，有如小動物的眼睛那樣空虛而天眞。

痛苦近在麗子的眼前，但與感到自己的身體也被撕開了那樣的麗子的悲嘆，都毫無關聯似地，痛苦越來越增高，又如夏天的太陽般閃耀着，伸展着。丈夫已進入另一個奇異的世界，其存在被還元於痛苦，成爲伸手也觸撫不到的痛苦之監牢的囚犯了。可是，麗子本身却不痛苦。悲嘆是不痛苦的。想到這裡，麗子感到丈夫與自己之間，已被人竪立了高高的玻璃牆隔開似的，眞無可奈何。

從結婚以來，丈夫的存在，就是自己的存在。丈夫的每一次呼吸，也就是自己的呼吸。然而，現在丈夫是很明顯地存在於痛苦裡，而麗子位在悲嘆裡，却抓不到自己任何一種存在的確證。

中尉的右手想用力轉一轉，但腸子纏住刀刃，一不小心，刀刃又像會被柔軟的彈力推出來，於是，不得不用雙手壓住刀刃，壓進腹部的深處拖轉過來。雖然用了很大的力氣，但眞不如所想的那麼容易。中尉遂以全身的力氣貫注右手一拖，才又把腹部切開了三、四寸。

痛苦從腹部的深處擴張，像整個腹部都在發響。正如被亂打的鳴鐘，在每一呼吸與每一脈搏之間，痛苦如千萬響的銅鐘那樣，搖動了他的存在。中尉已不能抑住呻吟了。但當他忽然看到刀刃已切到肚臍的下面時，他感到滿意和千倍的勇氣。

血液終于以很得意的樣子，從傷口跳動着迸了出來。前面的楊楊米已被濺血染得一片鮮紅，卡其褲摺之間的血水也流落下來，一滴血正像小鳥般，遠飛穿着一身淨白衣服的麗子的膝上來。

中尉好不容易把刀刃拖轉到右側腹部時，由于滑溜的脂肪與鮮血，刀刃就淺淺地露出了刀身。忽然嘔吐襲擊中尉，使中尉無意中發出乾燥的咳聲。嘔吐更攪拌了劇痛，使緊縮着的腹部開始跳動，傷口擴大了，恰如全部傷口都開始吐瀉，因而連腸子也一起被彈跳出來。那些腸子毫不知主人的痛苦，似很活潑而歡欣的樣子，跳躍出來盈溢在中尉的股間，令人感到嫌惡。中尉俯下身來，用肩膀呼吸，瞇開眼睛，從嘴裡垂下涎沫。肩上的金色徽章亮着。

血已飛濺在四方，中尉自己的血已浸漬到膝上，只能勉強用一隻臂膀依靠着，俯伏在血海中，腥羶的味道充溢在房子裡，從他俯伏着的肩膀，可以察覺中尉正在反覆嘔吐着。刀身被腸子推出來，刀尖也露出了，但仍被中尉的右手緊握着。

這時，中尉以全身的力氣仰面倒了下去，其姿勢眞可以說是無可比擬的壯烈，是仰面倒下去時太過急激的緣故吧，他的後腦碰到中央支柱的聲音，很明顯地聽得清清楚楚。在這之前，一直俯首視着飛濺在自己膝上的血的麗子。聽到聲音吃了一驚而抬起頭來。

中尉的臉色已不是活人的臉啦，眼睛已塌陷，肌膚已乾燥，那麼英俊的臉頰和嘴唇已變成了乾涸的土色。只是握着軍刀的右手像木偶般遲鈍地浮動着，想把刀尖刺上咽喉。因此麗子清清楚楚地看到丈夫最後一刻辛辣而空虛的努力。屢次想把染着血與脂肪的發光的刀尖刺進咽喉，但都因失去了充分的力氣而不能刺中。沒刺中的刀尖觸上襟邊或碰到徽章。雖然鈕釦早被解開，然而每次那偏窄的軍服硬襟，就像在刀刃之下護衞着咽喉似的，阻碍了刀尖的進路。

麗子遂目不忍睹地想走近丈夫，但站不起來。於是在血泊中膝行。到達丈夫的身傍時，淨白的衣服下已染滿了血紅。她轉到丈夫的背後，幫他把軍服的領服的領襟放寬了。抖戰着的刀尖終於觸及咽喉，這時麗子似乎感到自己把丈夫推倒了。但却不是。那是中尉自己所意圖的最後力氣，忽然向刀刃投進全身。因此刀刃逐貫穿了他的頸項，同時噴出無數的血液。聳立在電燈光下的刀刃氷冷而寒青，然後靜了下來。

襪子底下踏着滑溜溜的血，麗子緩慢地走下樓去。樓上已靜悄悄了。

捻開樓下的電燈，檢查火種及瓦斯的龍頭，用水消滅火爐裡的殘火。再走進四蓆半的房間，掀開粧鏡的垂布，鮮血像很摩登華麗的鮮花那樣，染紅了淨白衣服的下　。坐在梳粧臺前，才感到大腿之間濕潤的丈夫的血，冰冷冷地令她全身發起抖來。許久，爲了化粧，她費了很長的時間。在臉頰上擦上較濃的紅粉，嘴唇也塗上濃濃的胭脂。這已不是爲了丈夫的化粧，是爲了被遺留在世上的化粧。她手上的粉撲充滿着頗大的力氣。站起來時，鏡臺前的草蓆已被血沾濕了，但麗子已不介意。

然後上了厠所，最後站在大門的水泥地上。昨夜丈夫鎖了這扇門，是爲了死的準備。許久，她單純地想着，要不要把門鎖打開？若鎖了門鄰人會不會發覺他們的死。她不喜歡他們的屍體腐臭後才被發現。那麼還是把鎖打開好。於是把鎖打開，把磨玻璃的門也拉開一條縫。……忽然，寒風吹了進來，深夜的路上沒有人影，對面邸宅的大樹上，冰冷的星星亮着。

麗子就這樣上樓去。因爲走過許多地方，白襪子已不滑了。走到樓梯之中時，一種異臭撲鼻而來。

中尉俯伏在血海中，聳立在他頸項的刀刃，似乎比方才更挺秀更冰亮着。

麗子絲毫無動於衷地走在淤積的血中，坐在中尉的屍傍，看看他那伏在草蓆上的側臉，中尉像迷住了什麼似地，睜開着眼睛。她用袖子抱起他的頭，用袖子擦拭他嘴唇的血，做了一次長長的吻別。

然後站起來，從壁櫥裡拿出新的白毯子和細帶子。用毯子包圍腰部，再用細帶子緊緊縛上。這樣子才不會使衣服下襬翻亂。

麗子在離開中尉的屍體一尺遠的地方坐下，從腰帶裡拔出七首，凝視一下澄明的刀刃，按上唇舌，亮光光的鋼似有甜甜的味道。

麗子沒有絲毫遲疑，想到方才隔離了丈夫和自己的那死前的痛苦，現在卽將變成自己的所有，她只感到行將加入丈夫已經領有的世界裡去的一種喜悅而已。在痛苦着的丈夫臉上似乎看到了不可解的某種意義。現在輪到她自己要來解答這個謎了。拆開這個謎，麗子相信自己也能了解丈夫所信奉的，那些眞正的苦味和甜味了。曾經只是透過丈夫才能感覺到的那些，現在要用自己的舌尖來品嘗。

麗子把刀尖刺進了咽喉，刺了一次，還不夠深，頭部就悶熱了起來。於是胡亂地頻頻動手，並把刀刃用力的拉向旁邊。嘴唇裡噴出溫暖的液汁，眼臉被噴出來的血染紅了。她得到了無盡的力量，把刀刃強烈地刺入咽喉的深處。

